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八十九目錄

劉蛻

弔屈原辭三章 并序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八十九

劉蛻

蛻字復愚自號文泉子長沙人大中時擢進士累遷右拾遺中書舍人忤宰相令狐綯出為華陰令終商州刺史

論令狐滈不宜為左拾遺疏

臣伏見新除左拾遺令狐滈大中之時其父執政傳家之子弟之法布衣干宰相之權瘡痏者莫匪浮憎進拔者悉皆有謂凡四方節鎮價同交關三署官司精專與奪潛行遊宴頗雜倡優鼓扇輕浮以為朋黨籌謀日夜聚蚊如雷

變化施張赤地成海天下側足有識寒心竊以官列諫垣號為供奉縱遣人同列鶴然則職貴存羊夫陷父之義居家不為孝子事君之後見利豈為忠臣伏惟陛下敦崇教化懲艾澆漓凡曰名器不當猥濫事之可惜體雖盡言臣於滈家本無嫌釁于陛下則是職司謀其身則身輕舉其職則職重不然臣何故結冤權豪之族輕賤危亡之機白日所臨赤誠可見況物如脂膩近則污人官若薰蕕固難同器誓以愚見義不比肩干冒聖聰乞迴成命

投知己書 一作與大理楊卿書

復何事哉弓矢乎制敵之事今爲藩衛羽儀金革乎勇衆之器今爲節奏和聲射宫蓬蒿幽燕少年恥蹈其下文之用莫過乎當時文之人莫過乎閤下復何事哉漢既治世詩書禮樂皆已逸墜求亡書者冬官考工開千金之購議帝制者進退贊拜定茅蕝之中而今河洛塚壁圖簡編修登降俯仰不倒步庠便蕃之儀莫過乎當時優游之學莫過乎閤下復何事哉材力既以相譽忠正得以相扶及秦世爲之妖言東漢爲之黨禁公道畏忌相顧而野死今布衣匹夫得歌王公大人之盛德先進達生得薦布衣匹夫

之事業唯其公當舉之不以爲疑扶之不以爲黨無私之道莫過乎當時舉能之心莫過乎閣下嗚呼苟有其時而無其人雖有舉能之心斯爲閣下惜有其人有其時而閣下苟不留意屬念斯爲來世弔蛻生二十餘年已過當時之盛棲遲困辱者未遇當時之人書成而嘗樂乎其時出車滿於道路而才高於蛻忌蛻侵己才下於蛻畏蛻擅名是以深知之者不得終其朝欲振之者又自無其力也謂其書空爲來世弔已矣乎不意得與閣下不爲異世同乎文字所謂當時之人斯非閣下者乎則其人未死口能言

手能書閤下見之復用何禮以接之旣接之復用何詞以譽之譽之得盡其才接之得盡其禮斯人也讀書業文得有知己居窮守道死且不朽復何事哉

答知己書一作謝舊恩書

蛻嘗感近世知已曠離交道沈廢不忍終日疚之於心思出其門閭上謁於公卿水行吳楚之城陸走商周之甸旁聽天下歲晚而歸卒無所遇是十六國之故墟四瀆之隅落未足爲大也卒不能副蛻也區區之望況有一言解相印一見爵上卿者乎斯不無人晚乃遇之不自紹介之口

不因媒屬之勢纓緌車佩下入蓬蒿一言而膠附不離有要其終始出處之事者況蛻之遇執事於南康也其來六月而餘無不得日奉論議欲變陰谷爲生植之地起死人爲奔走之夫返羈踰時將止復動雖人有昆弟親戚之愛哭其死憂其病榮其達則或過於執事之心至於誘掖殷勤不遽以違命見絕者則昆弟親戚相強一不相從則終身不復意之蛻前日來求人爲知己交道之心一旦得遇昆弟親戚之愛又自思之而夫人之身宜如何以報謝將報謝復與執事何所補哉然有意益厚違命固難者則不

敢書其式託之於韓粲秀才風雪滿硯不復多書

上宰相書

天下固有良時既去而悲歌嘆泣之不同故當時則嘆已去而泣過時而歌然君子居其位則恥闕之不在其位則恥不能言之其爲士君子之心不忍聞之與聞之而不忍棄之則一也夫思慮可以精安危步驟可以貿戈殳彊勁莊勇持久有守臨事不亂然而良時不與斯不得不嘆既而信不見任知不見謀周遊而晚歸風雨相半苦其精力良時不集而畏事之不成斯不得不泣及其田園已暮始

反鄉里白頭無成或反自疑斯不得不歌是其爲人皆有憂天下而欲用其道者也不私其身之安佚而休者也既不私其身則公於悲歌者歎泣者也而是人豈以富貴而後天下之心哉蛻也歌之則已太蚤泣之則不得不豫計嘆之則正當其時而君子未開雖然閣下及其少壯而用之無使後時泣歌恥累君子幸甚太元曰當時則貴已用則賤其不可後也已矣況當今巖無人矣溪無人矣佐王活人之術一皆以文學進苟文學進而君子不動心則蛻也不知其所以得罪

獻南海崔尚書書

所謂大丈夫豈天使爲之哉以其進爲天下利退有百世名顯爲諸侯師默成萬世法而已爲退默者爲避人得時而退默者爲自進爲進顯者爲必行不得時而進者爲失志是以雄才盛德不可以不兼其時故無其時不可行也有其時而志未達又不可行也志達而未信於天下又不可行也上位之人有不可故下位之人有踰垣塞牖而自遁者又豈惟退默而已矣方今天下百姓不敢爭步畝四夷不敢犯守陲自元和已後國家不傷一夫不亡一矢雖

有豎子弄兵曾無根穿皮蠹之患尋已伏誅然而閣下不謂無其時乎昔雍邱不能以才達求討吳蜀以自試班超不能守其家儒然後得官校尉夫文家之不遇清世不免操弓矢而擐甲冑也今則仕由文學著官自清顯尊閣下不謂志未達乎夫南海實筦榷之地有金珠貝甲修牙文犀之貨非茂德廉名國家嘗重其人閣下不謂未信於天下乎當其時士亦故不以天下之廣居自監其身不以天下之道自負以不知已故賂媒請介則不忍爲守媒待介或有所自棄故退默者不得不自進矣閣下以爲時乎未

可也嗚呼蜕之生於今二十四年雖天有南無可置其門雖天有東不得開其序伏臘不足於糗糧冬夏常苦於皸瘃然而因時著書滿十卷自謂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不有得於人必有得於鬼神今則力疲而天下笑日暮而鄣舍閉今閤下進爲天下利而又顯爲諸侯師之時柰何得爲踰垣塞牖之蜕乎故先自棄南嚮再拜不勝懇懇窮泰有時未可知也謹貢舊投刺書一卷以其最近於情雜歌詩共二卷以其頗有逸事伏惟周賜觀覽無憚僇笑

復崔尚書書

男子生而射四方所以有四方之志故懐其道不可以退已非其人又不可以動心今蛻也伏念仁人在位野無君子不敢隱忍自置側簡授僕夫堂上猶遠况千里之悠悠哉亦將天未甚棄果遇閤下響不私岸谷與高下爲應不戮其使得復廬下而又重幣厚辭素未嘗遇知者嘗爲齊桓公之明活俘而相晏平仲之賢贖隸而友夫俘未至而鮑子先言之桓雖智不遽安得勿相隸未言而晏子已見其色雖智不遽安得勿友豈如左右無先言之人閤下未見蛻之色而與之歎息乎與之教道乎然後心因閤下而

動已爲閤下而知不復遺恨幸甚幸甚雖然敢不再拜以謝知已而自道其所得罪蛻早不量已嘗欲與其道以死生樂之自以得其位即欲立殊節於君友不得其位即欲垂長幅於後世然而以爲身屈則道不勝語卑則道不明以其諠譁不敢安已矜道也不敢矜於口也伏惟閤下以忘道而圖已孰若道勝而已勞乎從俗而飽其親孰若道在有君子而後顯其親乎閤下不以行已失態天命拙塞乃復書問曰恃才傲物歟論議險直歟儕伍擠毀歟夫承貴仕之後身尊而食足然踞辱卒吏猶有陷人於急况蛻

近世無九品之官可以藉聲勢而又當時無綿絡之舊無一簞之食設有乘人之氣而窮賤奪其氣矣何能爲也使蜺一旦爲病狂妄人而行之俄而自成怪笑不止人之怪笑也然則希權門以媚嬖倖隨衆口以贊曲私瞻視行坐傾身預起則信乎對南面如濠壁之相峙也如此豈曰恃才傲物乎險直之在已不得其人而盡言之則有殺身磔尸之禍得其人而盡言之則有忠義諒正之名使蜺前不得其人而言之則身死已久得其人而言之則安得困而至此故豈會論議險直乎蜺伏以冠衣不完潔趨拜未識

威儀又伏念春秋時四人受縣而後見魏子則古之人之見也其不在受恩之後乎謹重遣前使以謝殊遇以結後討蛻再拜

賀友人拜右拾遺書自外府協律召拜

今日街東見詔書以執事拜右拾遺朝廷之意將有在擇能言者而使之言哉雖執事材氣壯健它日無不乘之若驟以地遷邪未嘗有也故蛻謂朝廷之意將有在也嘗欲用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僕不止爲執事且爲天下不寐也丞相致主上復貞觀之業自此敢伺察者必

得伺察斂口舌者必得口舌舊所嫌忌出棄者稍稍引用蛻幸未老一二年得見朝廷治平著歌謠爲訓詁也然人世幾何時不可遭伏惟執事飲食起居無忘丞相意

上禮部裴侍郎書

臨其事不能苟有待而先自請者閤下以爲難乎贊功論美近乎諂餙詞言已近乎私低陋摧伏近乎鼠竊廣博張引近乎不敬鉤深簡尚則畏不能動乎人偕儷相比又畏取笑乎後情志激切謂之躁詞語連綿謂之黷夫臨其事而自言者其難如此也然不有聽者之明言者無病則固

當背惶躇踧俟乎知者而自知也用者而自用也安得持一言於巳難之時者哉然或不得已而言之者亦將自言而已矣又豈敢因其時而遽言大體哉蛻少時不知小人通生有自可之事樹之爲梔茜種之爲穀粟貿於市鈞於江亦以老也無何羅絡舊簡附會時律懷筆啟於縉紳家十二三年矣謂少而習之齔而成基壯而歷級乘時無難梗寒苦之疲今者欲三十歲矣所望不過抱關輸力求粟養親而已何者家在九曲之南去長安近四千里膝下無怡怡之助四海無强大之親日行六十里用半歲爲往來

程歲須三月侍親左右又留二月爲乞假衣食於道路是一歲之中獨留一月在長安王侯聽尊媒妁聲深況有疾病寒暑風雨之不可期者雜處一歲之中哉是風雨生白髮田園變荒蕪求抱關養親亦不可期也及今年冬見乙酉詔書用閤下以古道正時文以平律校郡士懷才負藝者踴躍至公蛻也不度入春明門請與八百之列負階待試嗚呼蛻也材不良命甚奇時來而功不成事修而名不副將三十年矣今而後閤下進之蛻亦得以至公進閤下退之蛻亦得以至公退進退者由閤下也未可知也干瀆

尊嚴敢忘僇辱情或須露豈曰圖私不然則蛻也豈敢蛻再拜

與韋員外書

蛻性甚冥頑識不及高嘗以當今由文學求用遲其顯遇在執事未知如何蛻輒自愛而庶幾不惑也故進不暇視地食不及卒哺起居不忘於文窮泰不忘於文雖分不出吟實愛且專也執事以為愛乎未也蛻為人子二十二年唯初七年持瓦石為俎豆戲其餘卒不離前之志也執事以為專乎未也伏念方今人人自謂力然沛若有餘今日

以執事如重星輪月爭下堂而觀之畏已後耳宜乎人之心適在往越而使去有人正從越來執車而問於路執事以爲可教與否如曰吾幸知其徑途安得勿教則執事正可以其手呼而指畫也果遇他人以其有往而猶不逆則蛻云所愛而專者有謁執事之餘勇也深如此而已可則道合而服從不可則道異而更學

移史館書

蛻早懷忿懥常有所欲言而卒不得發今雖蠱惑病妄猶將自復其意況逢足下以中正許身以仁義自任者乎伏

以釋氏之疾生民也比虞禹時曷嘗在洪水下比湯與武王時曷嘗在夏政商王下比孔子孟軻時曷嘗在禮崩樂壞楊墨邪道下然而聖主賢臣欲利民而務除民害如此其勤也今釋氏夷其體而外其身反天維而亂中正自晉以來相率詭怪而往之半天下而化其衣冠苟未往者不其歎亦不資其生矣聖人之教棄不相守者幾數百年唐初有天下以爲刑政禁民乘間作詐僞以欺刑政果所不能公禁之也故寖護其事以愚其民爲殃罪疾苦隨所作詐僞而及諸身也是欲教化固天下之心以助行政教化

之一道耳今天子聰明以爲中正衣冠之所棄則刑政教化亦無所取故絶其法不使汙中土未半年父母得隸子夫婦有家室是以復出一天下也僕故謂其功業出禹湯武王孔子孟軻之上萬萬不類然而洪水開則有禹貢商周平亂則有誥誓孔子孟軻則至今歌誦之足下以文用於時爲百家所託善惡焉其不爲則已若爲之斯其時也勿疑夫立言者不唯能言亦欲言得其時得其時不汙若奚斯史克者也無其時雖多述前事猶有識焉僕早傳古學身處草野知其時而無位敢言又竊見足下未有其意

故以移云

與京西幕府書

漢武帝聞子虛賦初恨不與相如同時既而復喜其人之在世也若然者居蓬蒿而名聞於天子富貴固不足疑其來爵土固不足畏其大今按其本傳云官則止於使者居家初則甚貧嗚呼有才如相如有好才如武帝然而不達者蛻知之矣於時武帝以四境爲心中國耗弱爵土酬於謀臣金帛竭於戰士雖念一篇之子虛固不能減十夫之口食宜矣蛻也生值當時天下無事以文爭勝得居第一

獨蛻居家甚困白身三十過於相如者葢無人先聞子虛於天子今又不然使有聞之於今藩翰大臣則其人自不廢棄老死者也嗚呼時異矣事古矣相如之時雖遇天子不能致富貴於今之時遇藩翰大臣則足以叙材用伏惟執事以文學顯用士之得失無不經於心謂小子之言何如哉

諭江陵耆老書

太原王生嘗移耆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臣夷其墳墓且楚人之所宜怨也而江陵反爲之廟世享其

仇謂者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爲不然楚人之性慓悍大
能復其仇讐其後自懐王入武關楚人怨秦不忘干戈況
其人之性能忘胥之所以破其國家而事之乎且今江陵
之人牽牛羊而祀其廟者將祈年穀而獲凶荒禱疾病而
得死亡者乎如厚其饟而虛其報則江陵知胥之不可祠
而不祀矣若果祈年穀而得豐穰禱疾病而獲康强有其
饟而尋其報則破人之國而居其土辱人之君而受其饗
遇一食而自忘楚人之殺其父兄則胥自爲無勇也何獨
江陵之人而忘習讐乎吾以爲其廟申包胥之廟也包胥

有復楚之功年代寖遠楚人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爲饗人之食而江陵何爲事仇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遽易其版曰申胥之廟無使人神皆媿耳

江南論鄉飲酒禮書

昨日送貢士堂上得觀大禮之器見籩豆破折尊盂穿漏生徒倦怠不稱其服賓主向背不習其容嗚呼天下所以知尊君敬長小所以事大者抑非其道乎天下之用其道不過於一日尚猶偷惰如此況天下尊君敬長能終日者乎是以朝廷時誅不順鄉里日起紛爭固當然也夫布衣

匹夫始則用其道自達故化耕稼而王侯化陶漁爲公卿其變化不測若此然而一旦居上位既不預興俯拜揖之事尚不能素嚴有司時閱其威儀乎嗚呼則蜕謂王公大人者老衰罷固當然也然而有孽跽稽首於覍禓之前畏敬戒慎有終日不敢嗜酒殽不敢近妾婦者其于誣惑之道尚能去其情自化之術則不能一日勤其容唯王公大人無慚覍禓乎覍禓尚能自大其法王公大人反以其道信之乎卽其奉覍禓能速化其耕稼陶漁者則覍禓者可以有土地而制王公大人矣是不知升乎科者不由夷狄

言遷乎資者不由凫禍授昭昭然柰何哉抑不知孔子之道如商君乎以其法自敝也伏惟閤下務速有司按諸禮圖修其器服戒將事而隳慝者時訓習之毋使每歲臨事而隳其容幸甚幸甚蛻再拜

文泉子自序

於西華主之降也其三月辛卯夜未半埜水入廬漬壞簡筴既明日燎其書有不可玩其辭者噫當初不能自明其書十五年矣今水之來寇余命也已矣故自禍衣以來辛卯以前收其微詞屬意古今上下之間者爲外內篇焉復

收其怨抑頌記嬰於仁義者雜爲諸篇焉物不可以終雜故離爲十卷離則名之不絶故授之以爲文泉泉之時義大矣哉蓋覃以九流之文旨配以不竭之義曰泉崖谷結珠璣昧則將救之雲雷亢炎盛乾則將救之予豈垂之空文哉自辛卯迄甲午覆研於襄陽之野

太古無爲論

不得時者之言太古也無爲而人化其禁畏也以使待令而從之也夫既爲之君又爲之師以受令而教其供也畏生而自禁畏令而後從則是不待君令而爲太古時人也

既君令之不立與人且猶不辨孰能得人心而化其無爲哉夫天下之服一人也必其有所相須果身服歟自化也已果心服歟而心無爲也已誰爲太古之人也而勤何居焉夫庖犧氏之用契書也始代結繩則太古之政安用契無爲之心太古之家安用契無爲之信果使有其心則是賤教而尚不教者也夫人之祭也必待詔相教而後能敬若豺獺也則不教而祭君子苟受其不教而能則豺獺亦敬也何貴人爲故曰不得時者之言

嬴秦論

無有天下而不知秦之焚書也無世而不謂不用聖人之道所以亡也嗚呼秦亡自亡也安能焚書爲秦亡耳天下不用秦如聖人之道故秦不得其道而用也當其時天下一家而尊已外無非心之人故深法禁人之惡也則不當去法以禁人之善是則果習天下之離心而背已也豈秦區區之心歟蓋天必以秦之强暴非大敗無以叛其四海之心故先絶其事君敬長之術而後從天下以亡其天下焉夫天與秦則書存不與秦則書焚而秦終無自焚之心也且聖人宮先自藏其書是秦未始有焚書之心聖人之

家先有其心矣故曰秦亡其自亡矣且聖人之道與天地合其久與鬼神合其微則不得毀置之在秦也久矣陶唐氏之水前有聖人之化後有聖人之勤而後民知事君敬長之術自秦之火前聖已遠後聖不作而其術不數世亦已成矣豈非天之欲有絶而先絶其術欲有立而先立其術歟今或怨秦之火不全其道也不知秦火息矣

刪方策

古之記惡將以鑑惡而後世爲昏誑淫逆徒而將徵於古謂古不盡善若其淜泣以信其詐罪已以固其恩隂謀反

覆從書以滋其智矣然而記惡者將以懼民也去善者不足懼昔紂讀夏書而嘗笑其亡國嗚呼惡既不足以鑑則刊可也古無其迹可也無其迹可也

憫禱辭有序

小子出郗城見邑大夫為民之禱者厲石燕不飛商羊不舞民有焦心請大夫祈龍波祠以厭民望役巫歌伶吹竹鼓桋呼空者訖唱屢夕俄然微灑輕雲若神之來意似憫巫之役是也作辭以弔民云

公邑之南兮禱龍之潭空波鄰天兮雲物中涵鱗颶㲄碧

兮淵怪相參風翼輕翔兮帶直煙嵐吏不政兮胥爲民蠹政不繩兮官爲胥酣彼民之不能口舌兮爲胥之緘進不得理兮若結若鉗陰戾陽返兮民之不堪爍日流焰兮赫奕如惔畲泉沸涌兮如湯而炎役巫女兮鼉鼓坎坎平聲叶韻風笛搖空兮舞袂衫衫胥不虔祈兮官賓笑譚胡不戮狖胥兮狗此潔嚴胡不鼻已之不正兮去此貪婪荷天子之優祿兮胡爲而不廉又何役巫女而一作兮禱此空潭

朱氏夢龍解

吳郡朱氏言昔之夜夢龍入井客之好誕者作佳占以祥

朱氏子曰予未嘗識周公孔子者也然而使予得夢一丈夫苟冠衣之古者因謂之周公孔子人必知其自欺也未嘗識越不知越之城郭宮室逵巷苟或夢之未可自知其何城也然則朱氏之所夢入井者朱氏安知其龍乎豈非嘗見畫工者屈其脊拏其爪施甲鬣雲氣於身則似乎其所入井者邪是朱氏之夢畫者也殆非夢龍矣自夏后以來人不見龍然而言龍者信其畫而已漢魏之數見者見其畫者也薄姬之娠者亦畫者也時門之鬬者亦畫者也史皆謂之龍且明史之妄況朱氏之學妄哉夫龍不輕出

又不可褻乎婦人有德不鬬故知皆非龍乎嗚呼龍以變化爲德也故孔子曰惟龍也不可知是則德也而如蟥如蠖如虵如魚未可知不爲龍也或者謂如所畫亦可謂之龍也則朱氏所夢曾何龍乎

禹書上

以功不就而受誅則可謂勤民而死乎曰不然然則夏之郊也奚不尋其先安得以鯀配曰以功不就則不可謂勤民而死也以誅其身則可謂勤其家也不怨君誅而尋父功鯀當誅也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旣勤其家爲天下故

報其勤家於夏郊而已矣有鯀之誅而不廢其功禹爲其子也不得以天下而擇其功者禹爲之事鬼神也微禹之爲子先人之罪將不食矣故其子之功由勤父嗣也然則夏郊宜矣于是君誅其慝也而子不怨其家祭其勤也民神弗畔蓋禹以天下不逮事其父而致孝乎鬼神云

禹書下

治天下之野見之於夏功而未見先於夏功者久矣夫八年之間生聚非不壞也委積非不耗也帝憂則民愁樂則民喜故以憂樂隱顯而助之常能治其心者故禹後雖以

身先天下而不以一身負天下之土石以其得治世之心而易使也嗚呼必不得和心之人而爲可以智治則豈羽山之下忍不以智獻其父者歟天下見濡手足之禹則不見土階之上以治憂樂者也故曰心治乎人也功治乎水也其可獨禹云乎

山書一十八篇并序

予於山上著書一十八篇大不復物意茫洋乎無窮自號

爲山書

天地之氣復則結者而爲山也融者而爲川也結於其所

者安靜而不動融於其時者疏決以忘其及（其及作反）一故山之性爲近正川之性爲革爲（革爲作融）一是以處其結者有（一作爲）君子處其融者爲利人

天地之先未嘗有形故字其形爲人民爲禽蟲萬物然後受其字據其形之動曰生形之靜曰死嗚呼我苟不生乎天地先而未嘗用其形簸以出納斯非混沌之似乎故吾以混沌不嘗在天地先而在我之不爲萬物鑿者而已矣壞人者天地也使其數出故觀數以象動則有爭殺亂患

夫數始乎手足故離吾之指爲五視其指而心亦離則數

數入乎心矣故知指生六而爲有餘生四而爲不足不足與有餘也爲體不備嗚呼心旣分身之有餘與不足也則爭殺亂患何嘗不足盡其數出

聖人重其生以榆出光濟其用故甘羶之臭出於榆末而後網罟不足於野以牢養於宫中故天下忘身以自給嗚呼上古食而棄其餘（一作榆）熟而棄其皮亦足矣是知聖人欲化而更亂其死生聽鳳鳴而吹管果象也故有象竹之聲者必有象葭之器然則造其爲（一作鳴）而恥葭學者鳳也故不世而來造其象而恥人學者聖人也故末世而不出

嗚呼

江河鑿而山木泣以爲川既出而必伐舟也舟既入水而蛟魚相市以其居泉而遠於殺者也今則造泉之具成是大道存而異其質大道亡而運（一作連）其禍利以觀天下利盡而天下畔道以歸天下道薄而天下去嗚呼爲利物所間（一作悪）爲道亦不偏故始受其應者終亦將以應人然則利盡所畔者必滅其後道薄而所去者貴不殺其孤而已

城郭溝池以固民也有竊城郭溝池以盗民者則殺人甚

於不固夫有竊固之具必有攻固之利苟有利之物寇必生其下是以太古安民以巢故於野則無爭巢固民則相殺

車服妾媵所以奉貴也然而奉天下來事貴者賤夫有車服必有雜佩有妾媵必有娛樂聖人旣爲之貴賤是欲鞭農父子以奉不暇雖有杵臼吾安得粟而舂之嗚呼敎民以杵臼不若均民以貴賤

古之弓矢所以防惡也懷惡者在內所以能避一作持弓矢也故射惡未及死而奪械可以殺人於天下天下從而禁

畜私械者嗚呼古之弓矢所以防惡也今則不然反防人之持弓矢也

萬物無常聲而主聲者定其悲歡則聽在心而耳職廢也謂雷爲可畏則以畏聲聽之不知有時雷可長養也謂瑟爲可狎則以狎聲聽之不知有時瑟可流哀也則有幽思之深砧聲之悲也去家日遠雨聲之愁也嗚呼悲愁果在心也雷與瑟無常聲也

爲學豈有歲故勞於農夫以其有遇世也故佚於使人然而雖佚不忘學以其勞而未嘗遇是故死而不得止一作正

其心古有志者猶悲日月之易於人也故謂飛鳥走兔在其中付大藏之鑰未必有信之友也夫取人之鑰必薦信以入其中受人之託必有情以寄其內故大信者不使人付一作信有道者不使人求

棺衣之厚葬以王禮百姓不貪其死以其愛名不甚於愛身任時之重必多怨借君之權必易死是於名則君子愛身不甚於百姓焉

聖人有意哉故勸善以爵使利爵者樂修夫惡殺人與殺盜鈞爲仁人之心則亦召盜以爵嗚呼使聖人無意則勸

善不以爵矣故君子爲善不獨樂欲爲（一作與）聖人而出是以見仁人之術使爵以召盜乎

食秦人之炙則懷其妻子聞秦婦之嫁則垂涕悲其身當是時亦疑天下之妻矣吾過富貴之門則懷其爵矣及聞秦人有以爵死者則垂涕悲其身當是時不顧天下之貴矣

有惡雀鹿之甚者揮帚以驅雀結罟以禁鹿夫帚罟既可以駭物則帚罟必足以取物嗚呼執其具以逐雀鹿安知不有學其具以取之故善去惡者不必惡其名善逐者不

必示人以其具

猿鳴不過薜蘿以其有蔓蔓者必組物夫能過其組必自𣧑一作駭其心鳴呼髻之組吾髻也帶之組吾腰也線之組吾衣也亦是矣今蔓在天下安得復𣧑一作駭其心哉讀題云一十八篇文祗十六篇當有闕誤

較農

功以救於民賴其功者有違順德以化於民敦其民者有疾徐夫以三月除穀地五月穀入土雖當世不拔其苗後世不毀其穀其飲食之道順於情也故生不疵癘其道死

則俎豆其功聖人救壞以禮垂世以法當世伐其樹後世毀其法所以禮違其情法違其欲者也是以生為旅人疵癘於天下肉腐於俎酒乾於器然後為聖人是愚民賴聖人之功忘聖人之道嗚呼禮亡而爭器矣雖有粟弱者安得而食之法壞奪其三時矣雖有山澤農者安得而種也

疏亡

盜惡名也取之有以合聖人若取其亂而理之取其死而名之則民樂其取也後豈擇其故歟故昏夜之盜為小人衰亂之盜為丈夫能知其取者而嘗蹈其背也故不以無

人而棄其守者有大棄天下者仁義盜其名有小棄其國者小人有盜其器故春秋不貶其器聖人以正其名嗚呼盜非惡名也左右前後亦可懼哉

古漁父四篇

叟行山逐禽而逢虞人虞人反以罟而獵叟叟欺虞人以事鬼神而得逸他日叟之子壯圍山而讐獵吾父者曰今日凡在山澤殺無赦虞人亡于大澤虞之父教之以漁漁利厚于器末之年富於澤上反閘叟將殺其子于帝側帝教之以漁天下天下之利厚于陶稼末之年富于九州漁

者常以此自笑而聞于士師士師以灋執之漁者對曰始臣學漁不學笑天下而天下又臣笑舜聞之亦曰始朕學事叟不學受天下禪而天下禪朕

暡冥之後漁者啼而奔帝辛曰始風微水上魚聚臣舟臣垂之十鉤魚方賑臣鉤未及呑而雷驚臣舟夫雷不發而震盍戮于爕理者辛應曰爾不得魚市不闕魚亦殷人得魚耳夫多魚而垂之十鉤魚必爭而且戚後其餌然而猶相與賑其鉤豈非君其餌薄乎何戮之有微子自旁聞之亦曰殷餌薄矣臣不受戮殷民驚矣抱祭器而入周

暮有二舟還而爭一舟于中流空舟中者恃其無傷舟中也則盛鬬以薄兩舟果與俱覆明日訟于王王以其罪均也乎于二漁既而空舟者歸告其子曰吾勝矣覆彼所載載魚者歸亦告其鄰曰吾勝矣其鄰笑曰罪均而子獨覆所載孰謂勝乎

有罝魚于葦間仰見鳴鳶集其上乃冠木于罟旁以懼之明日澤西漁者乃刻材澤畔前日罝魚者目眡而去而三年不敢漁其妻笑曰始僞以紿一罟之魚學僞得盜一澤之利

篇後序

會昌甲子歲予于西塞巖下見版洗而得漁父書七篇尚多古文然其三篇甚怪妄淺近類詞賦今皆捨之其四篇予特為之箋正其文字然前二篇文有高致後二篇則託寓鄙狎以其頗有譏勸余亦存之然不知其年代故謂之古漁父

弔屈原辭三章 并序

吁三閭大夫之事司馬相如班孟堅各有言蛻不載故也噫大夫之賢懷王之事蛻得之涕泗下衣濡毫瀝辭 集作血

噫大夫之爲臣于萬年其誰肖宋玉淮南王劉向東方朔王褒繼有悼語蛻一小儒也思賢人之作悲哲人之佞著弔屈原集無原字辭三章弔公之志也雨濛湘波浮檝搖歌既集無既字而悲仲紙波辭祈公兮采之

哀湘竹

悵二妃之淚竹圓紅滴滴兮臨乎湮沚棘枝與脩幹兮吟哀風之不已搖勁節而錦舒兮垂高蔭而自美招翔鸞之與翠鳳兮緝晴霞之數里繁柯重乎舜祠兮瘦影疊乎湘水諒高節之自任一作佳兮匪庭篠之云比鄙衆蔭之延接

兮恥凡羽之棲止入清溪之浪聲兮無笙簧之相擬恨葉翻波兮騷屑之風露滴煙蒙兮濯纓之子悵靈均之節兮依然想貞姿兮千年若此

下清江

清江之上兮心夷猶清江之下兮煙波浮風軟雨絲兮湘波高雲昏竹暗兮鬼神愁遠霞開兮鳥文苑作鳥帆隨碧江平兮歸檝移帶隱虹兮衣凝雲披一作被薜荔兮扈江蘺歲華高兮水東注秋色下兮紅蘭渡瓴甋合兮荆和喪岐鳳翔兮龍媒去又曰心旣潔兮道雲端水之浪兮人之一無之字波

瀾浪可平兮人心不可平波瀾一翻兮孰測其情水之深兮不曰深悵前恨兮淚沾襟

招帝子

招湘靈兮澄瀾之渚雲蔽煙沈兮明月之浦唱宵歌兮撫雲璫擊鳴根兮薦清酹鸞去鳳飛兮雲不歸九疑疊翠兮橫湘雨颸輕颸兮揚微波激楚怨兮下湘娥緝荷蓋兮集雲壇潔桂席兮紉芳(一作蕙椒)蘭霞爲裳兮瓊爲珮舉雲旗兮持風旛若有來兮窸窣敲懸珂兮珊珊張孔蓋兮臨瑤臺月凝袖兮雲裁冠目眇眇兮千里春悵(一作恨)無言兮蒼梧

瀆戢蕙帶兮握芳芬撫一作拂瑤琴一作瑟兮淚斑鵁乘桂華

兮下清湘拖無一作金波兮涉滄浪一作茫九疑之翠兮不可

尋懷沙之水兮恨之深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爲文不忍去其草聚而封之也蛻

愚而不銳於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

食不忘於文晦冥不忘於文悲戚怨憤疾病嬉遊羣居行

役未嘗不以文爲懷也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爲號文

明代生殖明晦皆效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旂常昆蟲鳥

獸文乎彝器徐方之士文于侯社夏翟之羽文於旌旄登
龍於章升玉於藻百工婦人雕鏤染練以供宗廟祭祀之
文用豈獨蛻也生知效用不及時文哉然而意常獲助於
天而不獲助於人故其窮雖窮無憾也當勤意之時不敢
噫不敢咳不敢唾不敢跛倚嗜慾躁競忘之於心其祇祇
畏畏如臨上帝故有粲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又有
黯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燃爍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
透透迤迤則有如海運如震怒動盪怪異夫十爲文不得
十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帝欲使天下聞之而必行

覩之而必蹈散之茫洋以為道演之浸淫以及物然後為

農文之使風雨以時兵文之使戎虜以順文于野文於市

使得其所幽隱之士以出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

自振者無力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於人助乎嗚呼十五

年矣實得二千七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揩者有覆

背者有朱墨圍者於是以周易筮之遇復之同人筮者曰

鳴於地中殷殷隆隆七日其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他日

更召龜而令之將聽龔吉卜於火如泰兆惟曰不吉卜於

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於土而閟之土叶吉

纍纍爲冢則汲之兆乎峭峭爲壁則魯之兆乎且其占曰土之文爲山河爲華英將不崩不竭爲滋味而傳乎結爲邱陵爲其設險乎融爲川瀆卒其朝宗乎華爲百穀以絜祭祀之粢盛乎不然使其速腐爲墟壞生芻藁以食牛羊乎化塗泥爲陶瓬以作器乎將塊爲五色而茅社分封乎流於樂爲土鼓爲由桴以洩其和聲乎夷爲都邑以興宮廟坎爲洿池以澤生殖乎祀爲壇竈乎窾爲井墓乎吾皆不得而知也當既不爲吾用惟速化爲百工之用慎無朽爲芝菌以怪人自媚慎無堅爲金鐵以作貨起爭慎無滀

爲醴泉以味乎詔口愼無禱爲城社以狐鼠憑妖愼無聳爲良材以雕斲傷性愼無萌爲蘭茝以佩服見褻嗚呼介而爲石使之能言舒而爲螾使之飲泉旣而他年遊魂之未返者亦命巫師而弔三招之號曰在几閣而來歸兮奄爲塵垢在耳目而來歸兮奄視聽汝醜在口吻而來歸兮譽不汝久噫絕筆之年而麟見祟文其無祟乎唅非珠玉斂無裙襦後世詩禮之儒無驚吾之幽墟其冢也在莽蒼之野大塊之邱時有唐大中之丁卯而戊辰之季秋銘云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九十目錄

紀鴉鳴

許籌

籌宣宗朝官觀察使

嵩嶽珪禪師影堂記

籌僅童知佛業儒雜老嚴德慕元空靡極嘗儒身及進士第一年尉告成明年遊是嶽謁律德惟珙上人引將布覽至珪大師影堂珙公曰子嘗識珪公覺否曰未云珪公覺道靈感莫可周名獨有嶽神爲大師移植松栢於東巖事碑塔所不書珪公之誠杜從祆也且佛說羣經事又焉可

徇珪公謙勝哉珙欲頌之患辭不文子進士也夠僅童知佛尚信珪公謙勝乎籌惟藏惑偶得嵩陽居士喻應眞與洛陽處士陳惟復書言岳神爲珪公植樹事甚備曰大師法諱元珪俗姓李氏伊闕縣人也太宗朝甲辰歲生高宗代癸亥歲具戒元宗帝丙辰歲化滅歷年七十三始隸閑居寺習律安少林味禪後廬龎塢將化謂其徒仁素曰吾始志閑居寺東嶺我滅爾必塔吾骸於兹開元十一年素力允師之志喻陳二高士曰大師嘗寂定結廬戔山巖時嶽神輕步謁大師大師覺精神不世謂曰仁者胡來而復

何往神曰師寧識我耶大師曰吾觀佛於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識耶神曰我斯嶽神也能以怪死痛害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大師曰汝能生於人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壞汝則不生不滅也汝上不能若是又焉能生死吾也神稽首禮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而謂是神豈知師有廣大過空之知辯也願授以正戒梯拔世間大師曰神既乞戒卽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非濟岸梯杭之事止求師戒我身爲門弟子大師

辭不獲卽爲張座焚香秉燭正几曰付汝五戒汝能奉持卽應曰能不能卽曰否神曰敬奉戒大師曰汝能不淫乎神曰亦娶也大師曰非爲此也謂無羅欲也神曰能大師曰汝能不盜乎神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大師曰非爲此也謂饗取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神曰能大師曰汝能不殺乎神曰正柄在吾焉曰不殺大師曰非爲此也謂有濫誤混疑也神曰能大師曰汝能不妄乎神曰我本正直焉能有妄乎大師曰非爲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神曰能大師曰汝能不遭酒敗乎神曰能大師曰如上是爲佛

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縶以有心爲物而無心
想身如能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跳身
爲帝王不爲崇高命子爲輔相不爲富貴終日變化而不
爲動畢竟寂默而不爲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
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惛也若能無心與萬
物則羅欲不爲淫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混疑不爲殺先
後違天不爲妄惛荒顛倒不爲醉是爲無心也無心則無
戒無戒則無心無衆生則無我無我則無汝孰能戒哉神
又曰我神通亞佛大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神

通十句七能三不能神竦然避席跪啓曰可得聞乎大師曰汝能拔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神曰不能又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神曰不能大師曰是爲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皆滅萬法而不能卽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憶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也定業亦不能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恒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有主無法是謂無心如我悟佛亦無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嶽神頓首作禮曰我誠淺昧未

聞空義大師指我戒我我當化矣更何業因何拘塵界我
願報慈德効我所能大師曰我觀身無物觀物無常法窟
塊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
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
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也大師曰
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隳饭佛耶須請
告我大師意不獲遂言曰東嶽寺之障也莽然無樹北岫
有之而能屏擁汝能神力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謹奉命
矣又陳我假昏夜風雷擺搖震運師無駭卽作禮辭去大

師門送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又復碧煙紅霞紫風皓氣錯散四遠幢幡鉞珮淩高寢空其夕果有迅風吼雷奔雲震雹大壯棟宇芟業將圯定僧瞻動牙捉仆叫大師安衆曰無怖無怖神與我相契矣啓旦和霽則北巖松檜盡移東嶺森然行植焉而大師謂其徒曰吾歿有塔我者有碑我者無紀是事人將祆我也籌得開元中喻陳二居士狀師之行因珙公請爲影堂記遂捃而書之

晉東萊太守劉將軍廟記

將軍晉永嘉初守萊種德藝政萊人恩之旣歿諸劉將西

扶葬洛萊人曰我萊不降數萬家將軍子視我我父母戴之將軍於諸劉天戚也於我人戚也天之戚也寡而邈人之戚也衆而邇安有捨邇衆而歸邈寡哉敢以數萬家之命請於諸劉遂之於是散捧封土趨持樹本既墳於此饗用春秋禱災徼祜餘靈影響大中十一年四月癸巳太守辛公肱去太守姚公瑎未臨籌以當道觀察支使奏承空闕到郡之三日軍吏疏拜歷祠羣望卽日將軍祠在郡署之東端簡肅入而見廟寢卑狹畫像彫暗既違有德豈謂祭恭乃命押衙兼修造使李公霸度木戒工新此殿搆想

像塑繪居月而成心非貿福者將使有德者垂昆無窮無德者警改操行來人受裕當稔於茲大中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記

蘇滌

滌武功人大中四年自尚書右丞充翰林學士知制誥五年遷兵部侍郎進尚書

宣宗謚議

議曰伏以皇天平分盛王全用施雷雨之廣澤則庶物生成務恩威之至仁則四海亭育遂使含靈受泰觸類知懷

美謚大名固當稱謂伏惟大行皇帝爰自盤維膺茲九五
行越今古仁被黔黎孝惟生知畧不代出以天下爲已任
視宇内於掌中坐朝而不問風霜弭亂而不悕府帑動惟
思古慮必歸周闇善若驚去疾務盡前王之美事列聖之
令典必擴而行之加以講信修睦任賢與能思念勳庸則
發凌煙之彩繪敦序友于則置雍和之宴錫俯閲才彦則
命法官諫官之次對愛憫生育則禁三月五月之採捕一
物之不得其宜納隍在慮四方之稍有未泰降食爲心命
將則千里坐知指縱則三邊克定是以人並爲便物得自

安加以西平羌戎南殄蠻寇三州七關之地坦然無虞四鎮際海之毗晏然自靜然後賑廩恤人籲農命使遠無不肅邇無不安姦宄戢心權豪屏息京輦絕桴鼓之響邊陲無烽燧之虞可謂超三躋五度契踰繩者也故有識曰竹其云亭齊人已臻於仁壽不享堯運不升軒雲豈獨唐俗有喪考之悲杞人懷崩天之怨而已謹按謚法敬祀享禮曰聖闢土斥境曰武聰明睿知曰獻經天緯地曰文慈惠愛親曰孝先皇帝肅祇禋祀非禮不行得不謂之聖乎收復舊疆誅鋤梗驁得不謂之武乎好文樂賢興善不倦得

不謂之獻乎虔奉天道銳意典法得不謂之文乎五十而慕問安不懈得不謂之孝乎謹上尊謚曰聖武獻文孝皇帝廟號宣宗謹議

鄭薰

薰字子溥亡鄉里世系第進士歷考功郎中翰林學士出爲宣歙觀察使以清力自將牙將素驕逐之奔揚州貶棣王府長史分司東都懿宗立召爲太常少卿累擢吏部侍郎以太子少師致仕

移顏魯公詩記

顏魯公旣用貞鯁爲元載所忌由刑部尚書貶夷陵郡別駕大歷六年又以前秩轉廬陵郡道出宣州之溧水縣縣之南經古烈士左伯桃墓節槩交感卽於墓下作詩一首自題於蒲塘之客舍詞韻淒激點畫嶄壯窮國藝之奇事厥後洎於大中之丁丑歲八十七年矣孤宇敻閒扃縢不固久爲飄暴薪牧所困一挑半剔往往洿缺余作鎮到此有客謂余者惜之立召工將王少儒領其部匠鑿垣複匣移窓於北望樓之西隅且以爲郡居之勝絕鐫石其下俾後之觀者知改置之意無忽大中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宣歙池觀察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鄭薰記

內侍省監楚國公仇士良神道碑

運巨壑者必資帆檝之便以鼓其波濤築廣廈者必堅柱石之材以完其結構故明王聖帝立國保家莫不求竭忠宣力之臣配帆檝柱石之用懋崇基業宏濟艱難百代通規千載相遇孰稱全德其故開府儀同三司內侍監致仕楚國仇公乎公諱士良字匡美海豐典寧人也宋大夫牧以忠烈正直書於春秋公實其裔焉其後香以文雅仕於東漢儒以議論貴乎北燕蟬聯珪冕暉映簡冊代著奇節

率多令人史編家譜一二詳焉顯公之曾祖考皇朝正議大夫内給事賜緋魚袋諱上客府君忠昭事任績懋聲猷躬行正途克嗣先業烈祖皇朝朝議大夫内常侍賜紫金魚袋諱奉詮府君名以才彰功由道著王氏敎讓義之巳行于公高門定國方大皇考諱文晟府君精持貞廉高挹塵俗位以命屈慶因善餘厥惟楚公克振勳德追贈特進左監門衛將軍賜紫金魚袋申公之誠孝也公年未弱冠入仕東朝是時憲宗皇帝主器承華體元儲兩親奉再飯共懽九齡助澄少海之瀾更闡前星之耀永貞十年授掖

庭局宫教博士賜緋魚袋元和初以舊恩本固新渥彌隆
旣領侍從之勤首舉寵遷之命加宣徽供奉官賜紫金魚
袋檢身極敬奉輦施勞勵自牧於撝謙表無私於應對閏
六月轉朝散大夫内侍省内給事宣徽供奉官如故材力
彰於省局周旋美於禁闈驟議甄升更加命秩冬十月拜
内常侍餘如故未周星紀三歷顯途旣洽謳謠且明恩澤
彼虞卿再見爲趙上卿荀爽九旬登漢三事允膺時議彼
或多慚三年以本官充内外五坊使尋或遷宣徽供奉官
發彼五豝輔騶虞之仁化殪此大兕詠吉日於春蒐外撫

之暴横自消中野之井閭知感十年加大中大夫內侍省內常侍尋以本官充平盧軍監軍使全齊舊壤繼代邀恩甲兵盛充貢賦不入公聞其叛渙諭以忠貞爰革非心幾至效順明年詔徵又以內侍依前宣徽供奉官吳寇據淮天兵在野逗遛不進沮敗爲憂求使臣往諭中旨遂命公以本官及職充淮西行營宣慰使至則大布皇澤益勵軍威四遠瞻風萬夫振氣而又盡得機要既還奏聞竟至成功期爲顯效十五年遷雲麾將軍右監門衛將軍充內外五坊使仍賜上柱國又進封南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

驅獸而無害五穀充庖而有事三田蕙圃蘭塘落飛駐走助開三面之綱勤施一目之羅鄙長楊之大誇胡人笑上林之務矜楚使條令既肅巡遊盡懽其冬復加冠軍大將軍長慶初罷五坊使以本縣進封開國子尋進侯爵食邑一千户宣徽供奉官皆如故二年除鳳翔監軍使又進封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户亶父舊疆缪公遺政郡邑則武安留守扶風則馬謨擅名雜於版屋之郊號爲難治之俗公攬轡即路下車撫戎三軍畏威百姓懷惠寶歴二年徵復爲宣徽供奉以本爵進封郡公食邑二千户尋除鄂岳

監軍使㑺連荆楚南接湖湘閭閻皆土著之安貨貝有山積之富兵不堅利人皆惰游公深贊訓齊同爲勖勉知方有勇自我而能太和元年入爲宣徽供奉官轉内坊典内侍省秩清事簡優逸自娱莫展長才鬱於羣論俄拜右神策軍副使公於是端肅以貳戎政廉讓以播軍聲屏衛益嚴暴悍知禁二年擢爲右領軍衛將軍内外五坊使講事一時農不易隴選徒百隊人不告勞鮮扁而布青林行事而無遺衮軀䝼古法蒐獮新規指顧之間莫非盡善六年真拜内侍知省事餘如故明年轉大盈庫領染坊依前知

省事恩澤浹於寰瀛寵賜周於藩服綺羅萬段錦繡千筐
每極珍華曾無濫惡又元黃朱紫染彩文章靡不精鮮悉
中程度以賞能陟於飛龍使本官並仍舊御閑二六天驥
三千異骨峯生深溝血溢親習盡馳驅之妙羣分多馹駿
之奇芻秣尤精稿秸常羨九年五月拜左神策軍中尉兼
左街功德使將軍知省事如故練達戎機總親護禁典理
爪牙之衛左右心膂之師寬不喪威簡不曠務氣勵熊羆
之勇手持虎豹之韜恩由忠深士以誠感張孺驂乘孝宣
乃安趙喜宿衛顯宗加厚轉左驍衛將軍餘如故既而鄭

注挺妖李訓附會列奏僞瑞因邀鑾輿圖害腹心漸逞奸
毒公先機立斷禁旅遽齊坐遏兇渠保護帝輦指名魁首
俄頃追擒其餘躁競進取之徒枝連葉著之黨或志諧狂
計罔自正身或跡比頑童居然就禍莫不盡芟恢網同抵
國章由是宗社乂寧中外協睦非夫忠謀天假廣業神通
其孰能如此乎及於廟堂議功公在第一優詔加特進本
衛上將軍中尉知省事如故位輕於德賞不配勳難許冲
謙終昇峻級尋遷驃騎大將軍開成五年加開府儀同三
司左衛上將軍封楚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頒

恩常例非私受也會昌元年又加食實封二百戶尋擢爲
觀軍容使兼統左右三軍獎舊常儀昭異渥也公每念禍
伏福中祿爲身累將持盈滿莫過退休三年夏以寒暑內
侵針藥罕效因求散秩用遂素懷乃除內侍監將軍知省
事如故尋又連表陳讓固辭恩榮優詔以本官致仕其年
六月二十三日薨於廣化里之私第享年六十有三嗚呼
身隨運往名寄勳留一代推雄九原表傑天子悼之罷朝
兩日贈揚州大都督公弱冠以辨智取位強仕以幹蠱居
官及蒞大政以機略致勳勞臻於貴壽以恬退保終始事

在簡冊爵極天人出入七朝顯揚三紀秩以功藝進道由
忠直彰擊鞠廣塲則馳先百馬彎弧迥野則飛落雙雕故
得侍娛遊則三領五坊承顧問則八加供奉元和中盧從
史倚上黨兵勁陰結叛臣憲宗皇帝命護軍中尉吐突公
統戎專征密勿神算誘至幕下縛送闕庭是時公適在軍
助成丕績其或揚鑣宣命霆掃雷驚每播深恩親當橫陣
兩河平殄頗預其功雖不自矜實傳衆口而多材多藝强
記博聞舉策畫若應神明閱簿書無逃心目而又精鑑冠
絕當時門館賓僚薦延功行必求明德用輔聖朝則有粱

忠正之心荷匡贊之任才表正佐出爲國楨康濟羣生輝
華四海者矣然後知衛將軍七擊匈奴封侯九國崔驃騎
六征絕塞列將八人特美高勳豈膺賢弼以今方古我德
爲優以四年正月二十三日歸葬於萬年縣寧安鄉鳳棲
原社季村夫人安定胡氏祔焉禮也夫人故開府儀同三
司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贈户部尚書承恩之女性
德天才儀標冠族叶組紃之懿範彰圖史之貞規法度所
以正家柔閑所以遵道洎祥開鳳兆德協鵲巢芳徽溢於
閨閫令則洽於姻族以公勳位峻重累封至魯國夫人壬

戌歲先公而歿有男五人長宣徽使銀青光祿大夫行內侍省內給事賜紫金魚袋曰從廣次光祿大夫檢校散騎常侍持節曹州諸軍事守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南安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户曰元宗次閤門使朝散大夫行內侍省內府局丞賜緋魚袋曰從源次邠寧監軍使中散大夫行內侍省內侍局丞賜緋魚袋曰從渭幼曰從潩皆稟訓過庭早通詩禮承恩入仕共効忠勤爲明庭之羽翰作私室之符瑞不忘素業自致青雲宜乎懿德有後信不誣矣大中紀號五年克平四裔東南款化西北開

疆三耀舒光入紘無事皇帝念功軫慮錄舊申恩惟楚公永貞時祖宮有翼戴之勞元和時宣徽有委遇之渥今則已悲封樹未刻松銘乃命舉其殊庸勒在貞石用傳不朽昭示將來特詔詞臣俾其撰述臣薰恐惶直敘不敢虛美謹爲銘曰

仇氏之先本宋大夫就義輕死名昭冊書厥後聞人漢香燕儒乃生楚公前修不渝其一

焯焯楚公俊乂邁德克抱才器必循典則天資忠孝神助正直高揭勳名幾摧姦慝其二

從史負力潛通鎮郊上將授詔縛歸天朝楚公佐成衆不

敢揺東國大定塵氛自消其三蔡寇不庭誅行原野羣校傷

敗師無進者楚公銜命汗血波瀉貔貅鼓氣城壘連下其四

注訓勃戾妖淩北宮和鑾在御狂禝來衝楚公奮臂甲士

趨風克殲渠孽乃建殊庸其五五坊三居公畋有節宣徽入

人密議攸竭再監戎閫將校感悅一牧郊坰騂駰負紲其六

佐佑帝室手提禁師士伍胥附皇心勿疑持滿先戒居高

不危懸車告謝彭薛肩隨其七駭起截飈哀纏逝水空留洪

烈永載青史精爽何之壯猷已矣京兆開阡壽堂在此其八

仕承泰運歿偶昌期徽音不泯令嗣銜悲聖念既勤爰斷

豐碑事功難究有覸色絲其九川常不移松楸已列元室雖閉清風靡歇作皇代之英臣期終古今無絶其十

祭梓華府君神文

維大中十二年歲次戊寅十月巳丑朔二十一日巳酉中散大夫守棣王府長史分司東都上柱國鄭薰謹齋沐馳心請前潮郡軍事押衙兼孔目院知勾汪玗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敬亭山梓華府君之靈薰以丙子歲自河南尹蒙恩擢受宣歙觀察使至止之後修祀府君愚以爲聖朝愛人上有堯舜藩方重任體合捐軀直誠徑行仰託神

理遂不顧姦豪之黨惟以貧病爲心疲人受屈必與伸雪
有押衙李惟眞者家道巨富久爲横害置店收利組織平
人薰召看店行人痛加科責其子自長姦穢狼籍都押衙
崔敬能頻來相見懇請科懲以惟眞年齒甚高特爲容庇
乃自疑懼潛蓄奸謀討擊使余雄置石斗門絶却一百三
十户水利自取此水獨澆巳田推鞫分明止於退罰其子
余悅公然殺人方繫獄中尚未斷割遂爲同惡以出其兒
小將康全泰兇賊無賴被妻告言屠狗盜驢罪戾頻發兩
度决杖止於笞臀過皆不輕斷悉非重而乃不顧恩義侮

易朝章同謀翻成白刃脇逐薰此時深念謂無神理雖乏
良術且是苦心猖狂若斯靈祈不救其後一家百口同時
出郭之後首有百姓前潮郡押衙汪玕走來相接翁蓋畜
乘便濟危途秀才薛復尋亦同到汪生又招舟船初則未
有來者汪生乃大呼曰李惟貞康全泰等交扇兇黨迫逐
大夫口云怨大夫護惜百姓今者無船可發豈得不救舟
船遂來得以卽路至山莊後有百姓姚元貞饋餼兼錢二
緡續有前宣郡衙前虞候胡政借船兩隻及食物之輩兼
與汪生同在船中慰安引接及夜分到水陽南數里有長

樂氏子其名曰康借一大船供給食物兼贈粥藥與錢五千殷重慰安分逾骨肉當此之際兇徒充熾白刃如雨冤聲震地此五人者乃致其性命繼來相救雖義心所激亦神理潛施自此北去一路順風若有牽持更無阻滯將取蕪湖去路已過丹陽湖口聞一人語聲云不如丹陽湖過即便迴船數里却取丹陽湖路丹陽湖水淺草深過者多須兩日此時緊風吹渡食頃百里及到當塗乃知蕪湖路尋被賊黨把斷不許船過方悟言者得非神歟入江路後四面雷電惟有此船更無風浪兩日兩夜遂達揚郡然後

知如此之事皆非人力固是神靈暗助念其朴愚直守章程以理訛弊昭昭之報事實不誣今則中丞溫公以忠孝明誠嘉猷碩畫遠稟宸算親臨亂邦凡曰兇徒皆就梟戮各通手狀自謂不冤玉石大分黑白無誤立功將士等聽溫公之激勵受溫公之指撝共成勲庸皆傳史冊薰陰蒙府君救導之德顯沐溫公披雪之恩遠將血誠冀達神鑒惟馳懇到用代馨香觴酒豆肉一願歆受伏惟尚饗

衞洵

洵大中時官廬江縣尉

佛頂尊勝陁羅尼經石幢讚幷序

眞如至言大僊妙說一句一偈千袠萬緗殷勤破煩惱之門曉了示慈悲之行尊勝陁羅尼經者光揭日月功貫生靈闕四字與京得彼岸於斯爲盛昔如來爲諸天說善住消七返之殃帝釋親啓德音波利傳乎秘密粵有內侍省衆寮等悟佛知見信佛勝因虔是念於有爲冀我躬之無咎謂貝葉之速朽不足紀其言謂卷石之至貞可以刻其字於是捨清俸鳩金錢徵良工琢貞堅鎚丁丁以火發刃戛戛以冰裂以元和歲在單閼月臨太蔟十有五日庚戌之

所建也從此幢前香起石上塵飛落輕衣以拂災歷諸境
而戩穀元功不測銘曰
大覺妙力尊勝其强增壽益齡夷災殄殃六趣之闕七返
之闕 聞我一言熱得清涼火爲蓮池獄作天堂逦言非謬
證自梵王

高元暮

元暮大中時人

侯真人降生臺記

大唐大中五年五月二十日河南府永樂縣中條山陽道

靜院有道士姓侯名道華修道昇仙時年三十四芮城人也眞人生而如愚默悟眞道是非泯絕笑傲雲水初常庶人之服師事道靜院主周悟仙以其器貌鈍懦遇之以施力之儔常役之以農耕勞之以樵採悟仙弟子十餘輩共輕而賤之眞人內自徹曉外貌哈哈然口亦咄咄而吟言道也者不可離也又鷃安知一舉九萬乎悟仙聞而奇之及授之冠帔雖服道衣執勞無替師役之暇則採藥草鍊五粒松脂子及根葉或湯而飲之或丸而吞之莫識其術一旦暴疾如中惡毒久而乃活因而不食鹽米之氣好作

詩歌獨吟朗詠人或覺其聲音清暢亦或覩其鬚髪清光肌骨洞徹眞人曾省兄歸芮之故里經進士崔珵墅居書齋之壁有一芝草眞人看而笑指一芝曰曾於五老峯側得而食之其年夏之清旦有一羽客幷一童子從忽至廬中眞人異而禮敬及坐曰吾居且非遥聞君至道故相訪耳君道已成仙籍有名其期不遠天人來迎言訖而去眞人送行北昇山坂數里仍令候君改姓與名爲李内芝名繫上清宫善進院眞人曾爲尊殿之前松林晴翳三光耀蔽啓其師請剷去繁枝松百株皆眞人手植而高聳忽有

范陽盧顓自蒲罷幕寄居永樂閑遊道靜因詰削松枝者誰曰道華盧君詬責欲請邑宰治之眞人曰得非宿殃乎乃詣道士姚黃中請筮及卦成姚曰兆之無憾有喜自天卜何也眞人笑而不答姚乃飲以卮酒而歸及中途遇一老人衣破敝與之俱行忽覺喉中塞而且癢老人開口乃折桑樹枝攪其喉遂吐其蟲出約有三升頭黑身白長寸餘行數里喉又癢老人方漱口掬澗流而漱復出蟲三升狀若前者逡巡失其老人是夜歸院來旦師令出刈麥三十畝不終日而擔負積院路有山櫻桃食之曰此後永不

再食也是夜同院道流但見沐浴以爲收斂因熱夜之及半烈風雷雨折樹驚人及曉道華之户尚閉衆開而覔之不知所從房中惟有燒書之燼其尊殿有一喬松六丈下鋪一席上有香爐烟火未絶及並所㪅雙履在地其冠帔繫結松梢不可得而取之房中鏡子帶上有詩曰鍊得大還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盜喫却今夜碧空飛慚愧深珍重珍重鄧尊師師與司馬山人燒得大丹多時鍊得藥留著封在尊殿内未服而謝待内芝吾師知此術速鍊莫爲遲三清專心待大羅的有期於是具聞廉察廉察上奏於時官吏士庶瞻禮稱歎焚

香供養日有千衆歲餘不絶元暮窣芮之日備聞斯實欲旌顯之事力未及恩命除替固遺恨也果有河東薛公詢牛刀割雞利刃多暇有惡必懲聞善必舉乃於縣西北約二里古道之石即眞人降生之地築臺刻石永傳不朽

張彥遠

彥遠桂管觀察使文規子乾符中官大理卿

歷代名畫記源流序

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古先聖王受命應籙則有龜字効靈龍圖呈寶自巢燧以來皆

有此瑞庖犧氏發於滎河中典籍圖畫萌矣軒轅氏得於溫洛中史皇蒼頡狀焉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創而猶略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按字學之部其六曰鳥書在幡信上書端象鳥頭者則畫之流也顏光祿云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也是故知書畫異名而同體也洎乎有虞作繪繪畫明矣既就彰施仍深比象於是禮樂大闡教化由興故能揖讓而天下治廣雅云畫類也爾雅云

畫形也說文云畫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畫也釋名云畫掛也以采色掛物象也故鐘鼎刻則識魑魅而知神奸旂章明則昭軌度而備國制清廟肅而尊彝陳廣輪度而疆理辨以忠以孝盡在於雲臺有烈有勳皆登於麟閣見善足以戒惡見惡足以思賢故陸士衡云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此之謂也

法書要錄序

彥遠家傳法書名畫自高祖河東公收藏珍祕河東公書跡俊異尤能大書本傳云不因師法而天姿雄勁定州北

嶽碑爲好事所傳曾祖魏國公少稟師訓妙合鍾張尺牘尤爲合作大父高平公幼學元常自鎮蒲陝跡類子敬及處台司乃同逸少書體三變爲時所稱金帛散施之外悉購圖書古來名迹存於篋笥元和十三年憲宗累訪珍迹當時不敢緘藏遂皆進獻長慶初又於函州散失傳家所有十無一二先君尚書少躭墨妙備盡楷模彥遠自幼至長習熟知見竟不能學一字夙夜自責然而收藏鑒識有一日之長因採掇自古論書凡百篇勒爲十卷名曰法書要錄又別撰歷代名畫記十卷有好事者得余二書書畫

之事畢矣豈敢言具哉

三祖大師碑陰記

大歷初彥遠曾祖魏國公留守東都兼河南尹洛陽當孽火之後寺塔皆爲邱墟迎致嵩山沙門澄沼修建大聖善寺沼行爲禪宗德爲帝師化滅詔謚大晉卽東山第十祖也洎鎮於蜀皆有崇飾在淮南奏三祖大師謚號與塔額刺史獨孤君爲之碑張從申書字夫稟儒道以理身理人奉釋氏以修心修性其揆一也會昌天子滅佛法塔與碑皆毀像雖毀而法不能滅是法也不在乎塔不在乎碑大

中初塔復置而碑未立咸通二年八月遂與沙門重議刊建舒州刺史河東張彥遠遂書於碑之陰

搨本樂毅論記

彥遠家有馮承素蘭亭元和十三年詔取書畫遂進入內今有承素樂毅論在並有太宗手批其後張彥遠記

論鑒識收藏購求閱玩

夫識書人多識畫自古蓄聚寶玩之家固亦多矣則有收藏而未能鑒識鑒識而不善閱玩者閱玩而不能裝褫裝褫而殊亾銓次者此皆好事者之病也貞觀開元之代自

古盛時天子神聖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藝購求至寶歸之如雲故內府藏書謂之大備或有進獻以獲官爵或有搜訪以獲錫賚又有從來蓄聚之家自號圖書之府蓄聚既多必有佳者妍蚩混雜亦在銓量是故非其人雖近代亦朽蠹得其地則遠古亦完全其有晉宋名跡煥然如新已歷數百年紙素彩色未甚敗何故開元天寶間踪或已耗散良由寶之不得其地也夫金出於山珠産於泉取之不已為天下用圖畫歲月既久耗散將盡名人藝士不復更生可不惜哉夫人不善寶玩者動見勞辱卷舒失所者

操揉便損不解裝褫者隨手棄捐遂使眞跡漸少不亦痛
哉非好事者不可妄傳書畫近火燭不可觀書畫向風日
正飡飲唾涕不洗手並不可觀書畫昔桓元愛重圖書每
示賓客客有非好事者正飡寒具以手捉書畫大點污元
惋惜移時自後每出法書輒令洗手人家要直一平安牀
褥拂拭舒卷觀之大卷軸宜造一架觀則懸之凡書畫時
時舒卷即免蠹濕余自弱年鳩集遺失鑒玩裝理晝夜精
勤每獲一卷遇一幅必孜孜葺綴竟日寶玩可致者必貨
敝衣減糲食妻子僮僕切切嗤嗤或曰終日爲無益之事

竟何補哉既而歎曰若復不爲無益之事則安悅有涯之生是以愛好愈篤近於成癖每清晨閒景竹窗松軒以千乘爲輕以一瓢爲倦身外之累且無長物惟書與畫猶未忘情既頽然以忘言又怡怡然以觀閱常不得竊觀御府之名跡以資書畫之廣博又好事家難以假借况少真本書則不得筆法不能結字已墜家聲爲終身之痛畫又跡不逮意但以自娛與夫熬熬汲汲名利交戰於胸中不亦猶賢乎昔陶隱居啓梁武帝曰愚固博涉患未能精苦恨無書顧作主書令史晚愛楷隸又羨典掌之人人生數紀

之內識解不得周流天壤區區惟恣五慾實可愧恥每以得作才鬼猶甚頑仙此陶隱居之志也由是書畫皆爲精妙況余凡鄙於二道能無癖好哉

崔璵

璵宣宗朝知制誥

授李丕鄜州節度使制

門下天垂星而分將帥北極是尊地列嶽以體藩垣四方乃定自古王者因而法之旁求俊髦應彼形象前振武節度檢校刑部尚書李丕天資雄壯勇代習韜鈐追奔而不務

前茅處已而常慚背水頃者壺關不順方事阻兵爾能蹈白刃而來推赤心向國洎累更符竹咸布謳謠陟其所明以邊事首遂著平戎之効遥張破虜之威致使黄河陰山寇盜皆息朕以燒羌作梗朔塞成椽禍結兵連兩經春夏是用輟爾代北委之雕陰作吾金湯翼衞邦甸所宜以伐謀爲上策以無戰爲奇功禁暴安人克靖烽驛秋曹貳憲再飾旌旄往惟欽哉順我休命

授柳仲郢東川節度使制

門下擁旄作鎭授任分憂訓師旅以恢武經厚風俗以闡

文教膺茲重寄允屬勳臣正議大夫守河南尹柳仲郢清嚴蒞職禮樂承家動惟執中居必愼獨稟端慤之正氣抱通濟之宏才早踐華資備揚懿業會府著彌綸之美諫垣留謇諤之規洎領郡符亦茂休績出入十載尹正兩京堅貞不回沉毅有斷歷試斯久聲猷（疑闕）必能克終令圖副我專委是用付以戎律登茲將壇乃眷左綿實爲右屏控壓夷落保衛皇都非慈惠博施不可以乂安黎庶非威懷並舉不可以綏靖封疆所宜膏潤一方澄清入郡簡條章以檢郡吏齊法令以肅三軍大宗伯大司憲兼而寵之以

表殊奬勉承新命無怠前修

林簡言

簡言字欲訥福清人大中時第進士官漳州刺史

上韓吏部書

人有儒其業與孟軻同代而生不遂師於軻不得聞乎道閣下豈不謂之惜乎又有與揚雄同代而生不遂師於雄不得聞乎道閣下豈不謂之惜哉有習於琴者問其所習必曰吾師於某某所傳師曠之道也習於弧者問其所習必曰吾師於某某所傳濯孺子之道也脫二人未至於古

然亦無敢是非者以所習有據故也儻曰吾自能非授受於人也必知其音俚音也其能庸能也嗚呼聖人之道與琴弧之道相遠矣而琴弧尚能自習之如此況聖人之道乎去夫子千有餘載孟軻揚雄死今得聖人之旨能傳說聖人之道閣下耳今人睎閣下之門孟軻揚雄之門也小子幸儒其業與閣下同代而生閣下無限其門俾小子不得聞其道爲異代惜焉

漢武封禪論

仲尼以季氏旅於泰山爲僭漢武封泰山爲僭歟抑聞無

其位無其德爲事僭也有其位無其德爲事亦僭也又聞封泰山報成功也斯皆德稱乎位者爲之若伏羲神農者也若軒轅顓頊者也若堯舜禹湯者也漢武封禪奚慕哉秦乎伏羲乎堯舜乎秦封禪二代而秦滅固不可慕也若以伏羲堯舜爲心亦宜訪伏羲堯舜之道與所以行之道倖之乎不倖之乎彼茅茨不翦而木不呈材豈曰倖哉彼舞於兩階而黷武窮邊豈曰倖哉彼用夔典樂而李延年進豈曰倖哉彼設謗木而捕人誹者死豈曰倖哉凡所舉雖廝養之人亦知不倖矣在漢武討宜罷去不倖行其倖

者已行之則卿大夫行之卿大夫行之則國人行之夫如是雖不封禪而伏羲堯舜之德之美自至矣柰何不遵此道取司馬相如諛佞遺草內欺於方寸外欺於千古矯名竊德冒煙雲躡凌兢封泰山禪梁父好商辛夏癸之好迹伏羲堯舜之迹季氏之僭安可逃乎昔齊桓公議封禪管夷吾用他辭以罷之以其無帝王位故也無德與無位相去幾何儻漢朝有人如管夷吾應用三脊茅以籍固不使其君與季氏等

言贈

長慶壬寅歲簡言僦居善和里貧窶落交親罕至無何一日門有扣聲合申疾薄部疑得何紹姓字延乎賓客具酒爲誠再至亦如之旣熟至之又至之乃至於日至嘗從容談及忠孝之道無位無陳力之所無聞非過也孝之道以色爲至難貧如黔原無聞非過歟子聆其詞得其心知其孝道篤也後曰吾違親久矣趨庭之意無曠日時今越七日歸古有贈言豈無曠乎曰慈烏返哺孰謂禽也吳起不歸孰謂人也

紀鴉鳴

東渭橋有賈食於道者其舍之庭有槐焉聳幹舒柯布葉凝翠若不與他槐等其舍既陋主人獨以槐爲飾當乎夏日則孕風貯涼雖高臺大屋諒無慚德是以徂南走北步者乘者息肩於斯稅駕於斯亦忘舍之陋長慶元年簡言去鄜得息其下觀主人德槐之意亦高臺大室者也洎二年去夏陽則槐薪矣屋既陋槐且爲薪遂進他舍因問其故曰其與鄰俱賈食者也其以槐故利兼於鄰鄰有善作鵶鳴者每伺宵晦輒登樹鵶鳴凡側於樹若小若大莫不懍然懼悚以非鬼物之在槐也不日而至也又私於巫者

俾於鬼語槐不去鴞不息主人有母者且㾦慮禍及母遂取巫者語後亦以稀實致困簡言曰假爲鴞鳴滅樹殄家甚於眞鴞非聽之誤耶然屈平驚謬非不利於楚也靳向一鴞鳴而三閭放楊震討謨非不利於漢也樊豐一鴞鳴而太尉死求之於古主人亦不爲甚愚